

革 命 故 事

第 二 辑



风雨龙爪坡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风 雨 龙 爪 坡

革 命 故 事

(第 二 辑)

火 笛 等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四 年 · 成 都

目 录

风雨龙爪坡..... 工人 火 笛 (1)

窑火红心..... 成都市沙石公司工人 严韵嘉 (16)
成都化工厂干部 沙立煌

西沙民兵..... 大足县业余文艺创作组 集体讨论 (24)
高镇夏执笔

风雨龙爪坡

工人 火 笛

离盘龙镇不远有座山，名叫盘龙岭。岭上公路蜿蜒曲折，象一条龙在山上盘来绕去。这岭上最险要的地方是龙爪坡，坡度很大不说，还有两个急弯，一面是陡壁，一面是悬崖。附近一个工厂里的民兵很喜欢到这里来进行训练。

说的是那一年，这个工厂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厂门口红旗招展，标语满墙，一派节日气氛。厂内更是热火朝天，全厂职工都在用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实际行动，来巩固新生红色政权。

这天，民兵李大汉正在厂门口值班。他端着冲锋枪和另一个民兵雄赳赳地站在那里，显得十分威武。这时，一个二十五、六岁的女同志飞快地从厂内向门外走来。李大汉一看，来人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，工具车间工人、女民兵排排长、厂革委副主任、厂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英。只见孙红英走到李大汉面前：“老李呵，有个社员打扮的人出去了吗？”“出去一阵了，还背个蓝布包包哩。”“不行，得追他转来！”“人家骑着自行车，这阵恐怕快到龙爪坡了。”“不要紧，我从小路翻山过去拦他。”孙红英说着，就跑出去了。

李大汉见这情景，猛然想到孙红英最近常说，我们不能只看到斗争的胜利，还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。嗯，那个背蓝布包包的肯定有问题，要不然咋会惊动孙红英亲自去追呢？虽说孙红英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但毕竟是个女同志啊，万一……“不行，我要去”他把枪往背后一推，又对那个民兵说了声：“伙计，你多留点意。”便顺着公路蹭蹭蹭地追上去了。刚追不远，后面来了一辆汽车，李大汉打声招呼，搭上汽车，转眼就到了龙爪坡。李大汉两眼一直看着前面，一个人也没有，“跑得硬快嘛！我这汽车都没有追上。”他猛然回头一看，嘿，原来早已超过了！那个背蓝布包包的正用劲蹬着自行车在爬坡哩。李大汉从汽车后面下来，站在路边等着。等那人走近，突然吼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那人翻身下车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啥子事？”“喊你站住你就站住嘛！”“你要说个所以然吖……”“反正有事嘛……”正当两人面对面，四只眼睛都咕起的时候，崖顶上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：“那位社员同志，请等一等——”

李大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指指崖上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等她下来给你说。”他们仰头看去：只见孙红英拨开乱草，攀着树枝，脚蹬崖石，敏捷轻盈地从岩上下来了。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脸上绯红，气喘吁吁地走到那人面前：“同志，那些无线电元件你不能带走呵。”

“这，我们是付了钱的，手续都是搞归一了的呀。”“是这样，”孙红英笑着解释：“你们大队要搞广播网，使贫下中农更快地听到宣传毛泽东思想，我们完全大力支持；可是，你把坏了的元件拿回去有啥子用？”“坏的？”“是呀，你买的都是不能用的。”那社员顿时着急起来：“那，

那咋办？说是积压物资，出门不退咄……”

“什么‘出门不退’？”孙红英气愤地一挥手，“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坏规矩，非彻底改变不可！同志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负责退！”

李大汉这时也“呵呵”地笑着对那社员同志说：“嘿嘿，刚才……我还没有弄清楚是啥子事。走，走，既然孙红英同志说退，那就包退给你，她说话是作数的。”

三人一同往回走的路上，那个社员说：“开票的那个人讲，现在是新生红色政权了，领导班子说要清仓查库，处理积压物资，你算是碰巧了；这些零件都是正品，路上别碰坏了，我们领导上有个规定，积压物资处理，出门概不退换。唉，我，我哪里晓得这是些坏的嘛，麻烦你们淘神……”

“不，责任在我们。”孙红英一面回答，一面想：打着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号，把废品当成正品卖给农民，这不是在破坏工农联盟，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声誉吗？联系起厂里近来有人吹的那一股冷风，看来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啊。

“那个开票的是哪个？”李大汉问。

“是黄宪。”孙红英说完，紧抿着嘴唇在想什么。

他们进了厂，在财务科办好了退钱手续，孙红英又送那个社员到厂门口，热情地说：“同志，我一定给你打听打听，如果兄弟厂有积压的合格元件，我们就通知你。”那社员一再感谢，转身一看李大汉还在值班，就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同志，今天费心了。有空到我们那里来耍，红峰公社三大队，我姓方，跟你一样，也是民兵。”

“慢走，慢走。”送走了老方，李大汉情不自禁地笑起

来：“今天差点干笨事。”孙红英笑着说：“你就是爱冒失。”说完，孙红英转身进厂，边走边在思索黄宪给老方说的那些话。

黄宪这个人，是个处事圆滑，八面玲珑的“老供销”，过去曾因贪污受过处分，还有一段历史问题没有查清，但很受陈万川的赏识。陈万川过去是这个厂的当权派，文化大革命中查出他是个可耻的叛徒。他曾经想提拔黄宪当供销科副科长，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没有实现。黄宪对陈万川感恩戴德，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，曾经制造谣言，煽动群众组织之间闹对立，孙红英他们理麻了他，当时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“检查”，说是“不该起传声筒作用”。以后，在公开场合就很少看到他了。最近，厂里成立革委会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可是也听到了风言风语，什么“革委会这个班子长不了啦”，“离了陈万川，生产打秋千啦”等等，有的群众反映，这些风可能是从黄宪那里刮出来的，但还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查出这股冷风的根子。前两天，孙红英特地到废品库去了一趟。

废品库在厂区后门附近，窗口边贴了一张写着“积压物资处理处”的纸条。孙红英去的时候，库房的门关着，从窗口望进去，黄宪正斜靠在椅子上，把两条腿搁在条桌上，眯起眼睛在抽烟。孙红英敲了敲门。“哪个？”黄宪没等孙红英答话，又厌烦地说，“处理物资明天上午来，今天下午——学习！……”孙红英一听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又连续敲门。黄宪叽咕着把脑壳从窗口伸出，一见是孙红英，他那张门神脸一下子变成了弥勒佛：“哦！嘿嘿，是孙副主任，请

进，请……”他飞快地把门打开，做出请的手势。孙红英从容地走了进去。黄宪眼睛直转，满腹猜疑，跟在后面试探地问：“有，有啥子事吗？”

“现在生产上得很快，有的车间零件供应不上，我来看看积压物资里有没有用得上的。”孙红英边说边向四周打量，眼光停留在“严禁入内”那个大牌子上，黄宪赶紧解释：“这里面东西多，怕人来弄乱了。”

“车间的工人来选择领用东西，你不让进去，他们怎么选呢？还有处理物资给外单位，也应该让人家看看呀。”孙红英虽然说得平静，黄宪却倒抽了一口气：“这、这都是过去订的了。现在文化大革命，要破，要破，要为生产开绿灯嘛，我们这个部门理应为维护新生红色政权出力。”

孙红英微微笑了笑，到处看了看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：“积压了这么多物资啊！”黄宪叹了一口气：“是呀，这都是过去陈厂长，哦，走资派陈万川搞的，简直是——犯罪！我过去为这同他进行过斗争……”

“难道现在就不进行斗争了吗？斗争并没有结束呀。”孙红英说着，望了黄宪一眼。黄宪感到孙红英还是和过去一样厉害，回想起运动初期孙红英他们造反的劲头，不由得冒出了几颗冷汗。孙红英忽然看到一盘无线电元件，就问：“这些废品怎么也放到架子上来了？”黄宪说：“暂时放在那儿的，等拉渣子去倒时一齐拉走。”孙红英又问：“这库房里还有一个小赵呢？”黄宪说：“他到车间里去了。我和小赵每天轮流到车间去收集废品回来选择，呃，我们搞库房工作的，也要走出库房嘛。”尽管黄宪说得很漂亮，孙红英已经察觉他很虚伪，心里非常反感。

今天，孙红英到财务科去，正好碰到一个农民拿着提货单出来，农民是很少到这个厂提货的，引起了孙红英的注意。她一问财务人员，听说是买积压的无线电元件，顿时感到奇怪，厂里没有这种多余的无线电元件呀！于是赶紧向废品库打了个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小赵，他听说处理了无线电元件也十分惊奇，一查，才晓得是黄宪把它作为正品卖了。因此，这才发生了孙红英和李大汉去追社员老方的事。

现在，孙红英走着，把前后的事情连起来一想，越发觉得这不是黄宪工作上的偶然疏忽，他是个“老供销”了，业务难道还不熟吗？正在这时，忽听背后有人喊她：“孙副主任，孙副主任……”她回头一看，黄宪一边喘着气，一边用手拍着脑门心走来：“看看，我这个记性真是！那些无线电元件，你还提醒了我的，可是一忙起来就忘了，把它当成正品处理。刚才小赵问我，我才想起来，累你们去追。我，我太过意不去了。”

孙红英不动声色地说：“累倒没什么，如果人家把坏的带回了公社，你知道会产生什么影响？”

“呵，呵，今后我一定注意。孙副主任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，对我教育很深，值得我学习，难怪很多人都称赞你。”黄宪谄媚地笑着，斜起眼睛瞟了孙红英一眼，想看看这番话的效果。孙红英心中一阵冷笑：哼，你这一套少来吧！但她没有说出来，只轻轻吐了两个字：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肩负重任，青年有为……”黄宪的话没有说完，就被孙红英一挥手笑着打断了：

“黄宪，你说好的，还有呢？”

“还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有人攻击革委会，攻击新干部，散布了种种谣言，你，难道没有听到吗？”

黄宪吞了一下口水：“我在库房里，消息比较闭塞，没，没有听到过……”

“那么多赞美的话，你又咋个听到了呢？”孙红英说着，留神观察黄宪的脸色。那黄宪眼珠一转，装出十分吃惊的样子：

“未，未必现在还有坏人？”

孙红英把头一扬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？有人当面说得好听，背后又在搞鬼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啊！”

“那，我，我们是不是要查？……”

“当然要追查！”孙红英有力地说，“我们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；阶级斗争没有停止过，我们的斗争也是永远不会停止的！那一小撮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、放暗箭的家伙，终归要露出原形。老黄，你说呢？”“这，是，是……”黄宪尴尬地答应着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孙红英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望着黄宪的背影想：你摸底来了？好吧，我们就依靠群众，把这场斗争搞彻底。她立即大步走进办公室，向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汇报。

转眼几天过去了。经过发动群众揭发和调查，领导上已初步掌握了黄宪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行，以及他和陈万川暗中勾结的事实。昨晚，按照孙红英的布置，小赵去查看陈万川在屋头干些啥子。这陈万川过去独占一幢平房，现在住的地方比较偏僻。小赵正走着，忽见前面有个人影，小赵仔细一看，那人右肩高，左肩低，正是他熟悉的黄宪。便连忙停住脚步，把身子隐在大树后面远远地观察。黄宪走

到陈万川的门口，回过头来四处打量一阵，然后在门上“笃笃笃”地敲了三下，门开了一条缝，他便钻了进去。

黄宪进去干啥呢？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原来黄宪是个隐瞒历史的特务分子，他很了解陈万川当叛徒的经过，而陈万川过去则利用职权，扣压了一封检举黄宪的材料，致使厂里对黄宪那段历史没有弄清。这两个家伙因彼此的利害关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粉碎了他们复辟变天的梦想，革命群众查清了陈万川的叛徒历史，把黄宪的靠山打倒了。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了，他们更加感到恐慌，于是煽阴风，点鬼火，想造成混乱，破坏新生红色政权，特别是想把以孙红英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搞臭、搞垮，用心十分恶毒。现在陈万川见黄宪进来，便假装吐痰，在门口又环顾了一下，然后把门关了。

黄宪一屁股坐在床上，阴森森地说：“那孙红英好厉害，硬是把我盯得紧，依老子的脾气……”

陈万川冷笑一声：“你他妈的混蛋！在无线电元件这些小玩意上去动脑筋，不是存心惹人注意吗？”

“唉！”黄宪一抬腿，“我想把革命委员会这个招牌给它弄烂……”

“难道只有这个方法？看见革命委员会这几个字，我牙齿都咬得响，看见孙红英他们，我的血都要从眼睛里冒出来，我难道不恨吗？可是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要往大处着想呀。”

“大处？”黄宪眼珠骨碌碌一转，“嗯，对，孙红英正在负责搞一个什么革新……可是，为我放出去的那几句话，他们现在追查得很紧呢。”

陈万川阴险地冷笑一下：“追得紧？你怕了？我记得有一句成语，叫‘声东击西’……”

黄宪把牙齿一咬：“对，叫他们生产上一片混乱，好让孙红英追查不成！”

黄宪在陈万川那里坐了十多分钟，然后阴梭阳梭地从另一条路走了。小赵在树后看得明白，立刻去向孙红英汇报。孙红英刚开了核心领导小组的会议，会上决定对陈万川隔离审查。听小赵一说，孙红英带了两个民兵去找陈万川。“开门！”陈万川把门打开，孙红英便严厉地问道：“刚才哪个到你这里来了？”

“没……”陈万川眼睛眨了眨，“啊，是，是一个厂头的人，来借个火……”

“是哪个？”“名字记不起了。”孙红英冷笑一声：“陈万川，你的记性也是越来越不好了？文化大革命前，外单位转来一分检举材料的事，你大概也记不得了吧？”陈万川一惊，但很快就摆了摇头：“真的记不起了。”“可是当时搞内收发的同志还记得，你拿走了一封检举材料！别以为你不交代我们就查不清，你的叛徒历史不是也查出来了么？党的政策你很清楚，顽固到底是没有出路的。收拾一下，走！”

“到……到哪？”“经上级领导批准决定对你隔离审查！”接着，孙红英和民兵把陈万川带去安置下来，叫他继续交代。

第二天早晨，厂里又发生了一件事！这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孙红英亲自负责革新的一部关键机床，拆下来的一个专用马达突然不见了，这对生产将造成很大影响。领导上立刻组织全厂职工查找，各个车间都动了起来，但连影子也

没有发现。孙红英在车间里对同志们说：

“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但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、叛徒、特务、牛鬼蛇神死不甘心，他们除了煽阴风，造谣言，在政治上进行破坏，还妄图通过盗窃马达来破坏生产，这样双管齐下，以达到他们搞垮新生红色政权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。请同志们想一想，这马达事件和最近厂里的那股冷风有没有联系？难道我们真的离开了叛徒陈万川，生产就上不去吗？”

“不！”群众响亮地回答。

“对！敌人的破坏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，只会加速暴露出他的原形，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敌人的罪恶。”孙红英动员之后，群众纷纷提线索，查疑点，立刻行动起来了。

孙红英来到废品库房。库房里只有小赵一人。孙红英问他：“是不是有人把马达混在废品里拖到库房里来了？”小赵说：“我已经查了一遍，没得。不过，也很难说，最好再找找看。”孙红英立即和他在库房里又翻了一阵，依然没有发现。

晚上，孙红英又学习了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和调查研究方面的教导，思想顿时开阔起来。她想：现在的敌人是十分狡猾的，看问题应从多方面去看。那马达说不定已经转移出厂了，可是又用什么方法弄出去的呢？前后厂门都有值班的呀！嗯，对了，厂后门外那些铁屑和渣子，不是用车子拖出去倒的吗？库房里选剩下来的废东西，黄宪还用车子拖出去过呀……对，厂后门外那堆东西值得查一查。经领导小组研

究后，第二天，孙红英带着民兵到厂后门外去清理铁屑垃圾堆，直翻到吃晚饭时候都没有找着，于是孙红英才好说歹说把大家劝了回去。

却说民兵李大汉参加了清理铁屑垃圾堆的战斗，心里很不平静。厂里革委会刚成立，就出现了邪风，现在又发生了丢失马达的事件，看来斗争硬是复杂。他觉得孙红英说的要把视野扩大一些，厂里厂外都要多加注意的话很有道理。于是，吃了晚饭，他就慢慢地围着工厂区走着，不住东张西望……。

这个时候，孙红英也没有休息，在宿舍区和小赵等几个同志一起分析情况。天擦黑的时候，门猛然被推开，李大汉兴冲冲地跑了进来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

大家问他什么找到了，他说：“那马达找到了！在厂后门外转弯那头的田坎下面，谷草盖着一堆东西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上去踢它一脚，嘿，哪晓得就是马达。”

“那，快走吧！”孙红英一把抓起电筒和几个人一齐走出宿舍，沿着公路向厂区方向赶去。他们一心想快点赶到现场，忽然孙红英用力把大汉朝路边一拉：“注意马车！”

一架马车急驶而过以后，孙红英觉得头上挨了几颗雨点，就说：“大家快点吧，要下雨了。”孙红英大步走在前头，刚到一个转弯地方，隐约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，她用电筒一照，呵，是黄宪。看样子黄宪想躲又来不及时，才硬着头皮过来：“啊，你们这阵还到厂头去呀？”孙红英停住了脚，问他到哪里去来。

“我，我把今天的销售账了结了结。你们有事吧？”

“是呵，那个丢失的马达已经发现！”孙红英单刀直

入，观察着黄宪的神色。黄宪先是一怔，随即装出一副笑脸：“那，那真是太好了！”

“走吧，一路去看看。”

“这……好，好。”

孙红英把黄宪拉在一起是想稳住他，怕另有变故，这时候发现他，实在太可疑了。他们跟着李大汉到了那田坎边上，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地上只有几根谷草，马达已经不见了。李大汉急得直抓后脑勺，埋怨自己没有找人守住，又冒失了。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，黄宪忽然说：“是不是到那边田坝头去找？”孙红英断然制止说：“不忙！敌人不会这样笨，这里周围是藏不下那东西的。”说着，她飞快地跑到公路上，来回地查看。果然，路上留着胶皮车轮转弯的痕迹，还有几根谷草，孙红英便对大家说：“那马达被转移了。”

“啊，在，在哪？”黄宪着急地问。

孙红英指着盘龙岭方向说：“就在刚才过去的那架马车上！”

“马……马车？”黄宪装着不解的样子，但是声音都变了。小赵接着说：“那咋办？马车已经过去一阵了。”

孙红英有力地一挥手：“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它追回来！”说着又把头转向黄宪：“这一追回来，人证、物证都有了，看那个家伙还要什么花招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黄宪这时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停了一会，才说：“对，对……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孙红英喊了一声，众人跟着她上了公路。黄宪跟在后面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一个扑趴跌倒在地，嘴

里“啊哟啊哟”直伸唤。孙红英问他咋个了，他说：“我，我绊倒了。”

孙红英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：“你绊得很痛吧！那就回去。”说完头也不回，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走了一截路，才停下来，叫李大汉去暗中监视黄宪；又叫一个同志回厂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。然后才对小赵和另一个同志说：“那马车大概还没跑到龙爪坡，我们走小路，翻山崖过去，准能追上。”说着，把电筒一晃，带头奔上了山间小路。这时候，几道闪电划破夜空，天空响起了雷声，在山谷里一片轰鸣。雨哗哗地倾注下来……孙红英他们三人，虽然个个淋得浑身湿透，仍然顽强前进。电闪雷鸣，更增加他们战胜敌人的豪情；道路泥泞，更激起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。他们攀悬崖，翻山梁，终于在龙爪坡前面不远，追上了那架马车。

马车上那个家伙，见电闪雷鸣之中，从岩上跳下来几个人，情知不妙，跳下马车没命地往前飞跑，小赵和另一个同志立刻追了上去。这里马车失去驾驶，那马嘶叫一声就要乱跑。孙红英上前使劲拉住口绳，怕车掉到崖下去。她在生产上是把好手，民兵中是优秀指挥员，但驾车可不大在行，左拉右扯，那马就是不听使唤，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孙——同——志——”随着喊声，一辆自行车从对面驰下来，到了近处，一个大汉从自行车上翻身下来，又跳上马车，抓起缰绳：“吁——”的一声，那马乖乖地停住了蹄。

这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买无线电元件的红峰公社的民兵老方同志。原来他们大队的一个家伙，说是给队上拉石灰，把马车驾了出来，很久没有回去，引起了民兵的怀疑，

最近有人检举这个家伙在外勾结坏人，大搞投机买卖。于是老方他们便出来寻车，东问西问，才朝盘龙岭方向追来，不想在前面碰上小赵他们正追这个家伙，才把他抓住。听小赵说孙红英还在这边，便骑车赶了过来。孙红英听老方一讲，紧紧握住老方的手：“谢谢你们！”

老方忙说：“谢啥子，工农本是一家人嘛。前天你们派了两个工人同志，帮我们把广播网搞起来了。我们才该谢谢你们。”正说着，小赵他们把那家伙押过来了。大家把他提到车上，放到马达旁边，又把自行车拿了上去，老方一拉缰绳：“夹——夹！”马车便向着工厂方向跑去。

下坡比上坡快得多，转眼就到了龙爪坡。刚到转弯的地方，这时忽然听得崖上有人大喊了一声“你敢！——”孙红英立刻站起身来，把老方手中的缰绳使劲一勒，那马怪叫一声，前蹄腾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块板凳大的石头，从岩上轰隆隆地滚了下来，掉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又弹下山崖去了。

老方正想问个究竟，孙红英把手一摆，纵身跳下马车，迅速地攀着树枝，蹬着岩石，朝岩上爬去。小赵他们紧紧跟在她的身后。刚到岩上，只见李大汉已用鞋带子将黄宪的手指捆绑了个结结实实。李大汉把脸上的雨水、汗水一抹，关切地问孙红英：“没伤着你们吧？我一直暗中看着他，怕又冒失地把他惊了，因此隔得远一些，想不到他居然下毒手，把大石头推了下去……”

“他这是狗急跳墙，只会暴露得更彻底，失败得更惨！”孙红英说着蔑视了一眼象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的黄宪，吼了一声：“起来，走！”他们刚刚绕到公路边，这时从厂区方向